

# 唱戏唱暖山里人

□ 绛 水

国庆节前，一位文友专程自他老家来送我一本书，书名《梨花又开》，主编陈锋林，封面是打地圪圪唱戏的图片，一下吸引了我。唱戏的和看戏的，红火在一个土场上，亲亲热热，好不开心。

演员台上演，观众台下看，这里翻了个儿。演员地上演，观众坐着看，不由得你肃然起敬。

翻开书，是壶关县人民剧团老艺人的文章和图片，记述着舞台梨园遗事，讲述着自己的戏剧人生。一个个故事，像一枚枚熟透的黄梨，光亮耀眼，芬芳扑面。难怪那么多领导和专家，题词撰文，喝彩礼赞。

戏剧是艺术，值得敬畏；演员是艺人，应当尊重。早在唐代兴起的梨园文化，从宫廷走进民间，由高雅牵手通俗，可见自上而下的喜闻乐见和雅俗共赏。

一台戏，影响一群人，乃至一方人和一代人；一个演员的艺术形象，会让人着迷，甚至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。梅兰芳表演的京剧《霸王别姬》、常香玉表演的豫剧《花木兰》、王文娟表演的越剧《红楼梦》、严凤英表演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、新凤霞表演的评剧《杨三姐告状》等，人去留名，活在了观众心里。

在长治市，也有这样的戏和角儿。观众聊起上党落子《徐策跑城》，就会提到杨福禄，聊起《杨七娘》，就会提到王改梅；聊起上党梆子《三关排宴》，就会提到郝聘芝、吴婉芝和郝同生；聊起壶关秧歌《打酸枣》，就会提到陈秀兰等。剧情故事精彩，演员演技精湛，观众时常挂在嘴上。

20世纪六十年代，我看过屯留县麟山剧团自编自导的《山村供销员》，演员冯枝林表演推车的老张，崔巧英表演拉车的金凤，演技惟妙惟肖，唱腔婉转悠扬，老张那句“荷包鸡蛋疙瘩汤——”的拉长腔，唱得台下屏息敛声，心醉魂迷，如今走在街头，行在田园，还时而听到观众的模仿之声。

剧团是演员的家，演员是剧团的魂。

你看壶关县人民剧团69届、72届的演职员，退休多年，儿孙绕膝，都已是耄耋老人。当年的老团长一声召唤，大家齐刷刷从四面八方聚来，个个精神矍铄，纷纷登台表演，又把当年的热乎劲喧腾起来。

锣鼓声响，丝弦齐鸣。昔日在《林海雪原》中扮角的吴海生和赵计芳闪亮登场，一个表演少剑波的唱段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，一个表演杨子荣的唱段《打虎上山》，就如两根划着的火柴，点燃起在座诸位艺人心中的火苗。《杜鹃山》剧中的角儿牛松梅，表演柯湘的唱段《乱云飞》；《红色娘子军》剧中的角儿丁爱兵，表演吴琼华的唱段《永葆这战斗青春》；《沙家浜》剧中的角儿张秀平，表演阿庆嫂的唱段《垒起七星灶》；《龙江颂》剧中的角儿张立先，表演江水英的唱段《百花盛开春满园》；众乐工合奏《喜庆二十大》，众姐妹表演《聚焦大目标》，众艺人合唱《走进新时代》……那场面，那阵势，那一个个精神头儿，再现抗战年代走出来的剧团风貌，彰显建设年代炼出来的团队作风，展示



资料图

太行山大峡谷走出来的演员之风。人老了初心不老，日子好了本色不丢。他们仿佛又回到当年的舞台，走进大山深处的庄户人门前。

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壶关县人民剧团就名扬三晋，蜚声九州。1993年5月23日的《山西日报》，推出长篇通讯《庄户剧团》，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，并为此发表评论推崇“为山区送戏下乡”的服务精神。接着，《人民日报》也在头版作了报道。一个县剧团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，足见他们坚持“人民剧团为人民”的服务宗旨深入人心，走出“送戏送到大山里”的演出路子深受欢迎，弘扬“唱戏唱给庄户人”的亲民精神深得口碑。

努力让没有条件唱戏的地方唱上戏，让没有能力看戏的人看上戏，不但解决了僻乡庄户人看戏难，也为剧团的演职员长了脸。他们的靓丽表演和艺术张力，像春风吹醒的迎春花儿，从城市舞台绽放到山区村庄，绽放到林荫下的庄户人门前。给没有进过城的小脚老太太唱戏，给放牧在荒山野沟的老羊工唱戏，给军烈属和五保户唱戏，给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智障人士唱戏……那心情就如见到久别的亲人，表演起来浑身是劲，格外专注。

鹅屋公社黄崖底大队在壶关、陵川、河南林县三县交界的太行山双凤岭上，所辖72个自然庄，散居在20多道山梁沟岔上，要把全村社员召集到一起看戏，条件不允许。于是，他们决定靠近居住的地方搭土台子唱，偏远零散住户上门唱，夜夜唱在土台上，昼昼唱在窑洞旁，满足了全村社员看戏的愿望。唱完4天戏谢幕离村，乡亲们送来新创的土豆、红薯，母鸡新下的鸡蛋，新采的黄花菜、香菇等山珍，剧团负责人婉言拒收，但是看见那一双双举篮子的粗糙大手，那一张张鼓腮帮的酱色脸膛，这是庄户人的厚道和实在的情谊啊！此情此景不由你不感动，此时此刻你会禁不住说：“我们还会来的！”

走进被戏谑为“盘丝洞”的桥上公社盘底大队唱戏，居住在梯脑山生产队的社员夜里下不来山，团里决定演员第二天上山唱。从盘底到梯脑山，要穿越桃花路的挂壁小径，上山山碰嘴，下山山贴背，当地人说没有壁虎的本事上不去。时任团长马水平选择青年演员组成一个小分队，由两位武生演员前后拉起一条溜绳，演

员和乐师拽着绳子一个一个爬上去，亘古未有地为梯脑山社员唱了一台戏。这次攀山受到锻炼，他们感悟：“咱们才艺高不高，挂壁路上过过招；咱们下乡远不远，梯脑山上吻过天。”

艺术的根扎在泥土里，戏剧的美氤氲烟火。人民群众的创造，催生艺术的灵感；社会生活的多彩，丰富戏剧的内涵。深入基层，深入生活，认真真修炼戏功，真真切切表达感情，才会像一棵根扎大地的树，吮吸丰富养分，长出繁枝茂叶，花开芬芳馥郁，结出丰硕果实。

时下有种怪现象，看戏的人在手机上看，唱戏的人忙在镜头前。甚至有“网迷”说：“手上一部手机，可随时随地看戏。”殊不知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唱戏艺人不深入、不观察，不到实践中体验，不在生活中辨识，何以演出世间的忠奸善恶！又何以唱出人民的喜怒哀乐！花拳绣腿的表演，装模作样的演唱，只能胡弄那些自诩为“网迷”的人。盲目追星，不辨真伪，被看戏看门道的人笑谈为“盲迷”和“痴迷”。

早在1996年，央视就曾策划“心连心”艺术团，送戏到革命老区和偏远山区。后来又推出“乡村大舞台”“送戏进万村”等大型户外综艺栏目，演员步入百姓生活，戏台搭在老乡门口，把戏台、灶台、炕台连成一线，使演的、看的和干的融为一体，并通过电视荧屏，传输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，使车间工人、田间农民、边疆哨所的军人和老人、妇女、儿童，都能看在眼里，暖在心上，感受到祖国传统梨园文化这一瑰宝的魅力。可见，戏剧的伸枝展叶在基层，戏剧的锦绣繁荣在观众，人民群众想戏盼戏和看戏，戏剧才有光辉灿烂的前景。

我钦佩这本书的主编陈锋林，一位退休干部，一位地方戏票友，在古稀之年钟情于梨园文化，干成一件为县人民剧团著书立传的大事。见情见爱，可敬可贺！这本书不仅编纂了一个剧团的起始和发展，记录了该团演职员的成长和才艺，礼赞了他们在唱戏征途上的创新和开拓，起到有据可考、有史可鉴的作用。还可以说是用文字和图片打造的“地方戏剧博物馆”，浓墨重彩，可圈可点。走进这本书，你会感到一种文化在感染你，这就是壶关戏剧的“扎根文化”；一种力量在感动你，这就是壶关艺人的“圪塔力量”。

## 登高赏月赋

□ 崔书林

金风暗抚，玉露微摇。予询皓夜，孰挽心涛？图黯黯之望远，近明月以登高。汨汨未央，情泉映斗则焕；绵绵无断，思绪凌云乃遥。孤行而浸朦胧，独止而融廓寥。于是抑扬美声，幽怀寄月；吞吐岚气，喟唏冲霄。赏婵娟而醉悦，舒裙袂以清豪。

是知踏暮其趋，朝山其往。攀鸟道而甲虫鸣，伫苍岩而幽境旷。倚轩举目，耽天汉之丽观；踞石入神，沐清辉以遐想。耿耿而酬志边防，劬劬而隐身远嶂。千重云水，故里苍茫；廿载别离，归心荡漾。几梦乡关多隆，欣闻父老无恙。月之阴晴圆缺，天道一规；人之离合悲欢，世间万象。

爰乃冰弦动，美意流。逸趣载禅心以婉，仙音扶迥韵而柔。仪仿黛妃掠波，疏星竞璨；韵摩落雁弹乐，朗月含羞。铿铿兮簌簌，切切兮赳赳。指底莺声，瑶宫欲揽；曲中凤语，仙女不留？遂闻锦弦颤，丹魄游。意趁蟾光而衍曼，音随夜气以萦浮。良宵当惜，乃邀玉轮之悦；人间信美，则奉天籁之酬。

尔其举琼津，沉化境。一盞之仪，当其抬头；三人之趣，在乎对影。遂乃耳启遗诗，神凝玉岭。念旧而默默悠悠，怀乡而萋萋静静。风梳云逗，浓率远情；星侍月陪，慢品汾杏。吉日而不肯酣醺，良辰而堪须清醒。祯祥所至，天地之同欢；祉祚而臻，月人之共兴。

所以情牵玉袂，气衍松冈。雄声激越，阔襟慨慷。念奴娇而喝火令，渔家傲而满庭芳。俯仰乾坤，诵之翰音叱咤；吐吞云水，咏之旋律飘扬。尔其吟月魄，吐骚肠。惊夜户，透轩窗。嫦娥舞袖则振，游子披襟乃昂。露胆之喧，愿催宇额益善；披肝之诉，期令皓彩弥光。

至若赏月神怡，陶情道懿。不营热烈之施，惟酿温和之馈。虽圆而无声也，妩之于安；虽亮而未炫然，柔乎以美。予觉晏晏之欢谐，尔感丝丝之抚慰。谨谨而谦谦，雍雍而挚挚。将礼将信者可托，乃义乃仁者堪倚。嗟乎，抬首仰空，太阴孤悬，君悟其理而修德也。

